

克維塞爾布

期八十第

次目

- 中國革命低落嗎？
反動派與海陸豐蘇維埃
最近自發的農民暴動之趨勢
印度的「五卅運動」
國民黨御用工會與上海工人
東昌農民的暴動及其發展的趨勢
雲南社會及政治概況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續）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寸鐵（十則）
我們的死者

——黃五一等，黃憶農

憤生 日生

綺園 電岩 超麟 典琦 曲魯 正學 秋白 星月 徽翁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布爾塞維克」

每星期一出版一次

每期二十至四十頁

定價每份大洋三分

中國革命低落嗎？

廣州暴動失敗之後，有些人以為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結束：雖然革命內容進到更高的階段，但是革命形勢却低落下去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長期鬥爭，結果是無產階級失敗了。這種論調顯然與事實不符。

第一，廣州暴動之後，國民黨的豪紳資產階級統治更加崩離析，軍閥的混戰更加要擴大。南京最近所開的國民黨會議，議決廣州、開封、太原、武漢設立四個政治分會，企圖用這種瓜分政策，暫時穩定軍閥的割據局面。但是，事實上南京會議是蔣派包辦的，武漢、上海、廣州三大中心城市，仍舊在桂系手中。蔣派與桂系軍閥的戰爭正在醞釀着。這些主要城市的暫時沒有戰爭，正是兩大軍閥拚命壓榨民衆，增加稅捐，幫助資家進攻工人，總而言之，是他們要準備戰爭，而施行極殘酷嚴重的白色恐怖。如此情形之下，大城市的工人階級極廣大的鬥爭和罷工，自然還不能爆發出來。可是，同時工人羣衆的零星鬥爭仍舊是不斷的沖破他們的壓迫，而時時繼續着起來。工人羣衆不但沒有感覺到另有一種改良生活的道路，而日漸離散革命的戰線，恰恰相反，羣衆正在這種異常艱苦的鬥爭之中，日漸團結自己的力量，更多更廣大的羣衆集合到共產黨旗幟之下。

第二，廣州暴動之後，不斷的軍閥戰爭，正在廣東湖南河南山東福建等等省份大大的發展起來，這是許多雜色軍隊的小軍閥的戰爭，亦就是桂系與蔣派間接的戰爭。這些戰爭，如東江方面的戰爭，江西廣

東邊境的戰爭，湖南省內的戰爭，鄂西的戰爭，以及河南南境的混戰，——都是一般豪紳政權崩潰的現象。農民暴動的事實，差不多每天的報紙上都可以看見。農民羣衆感覺到這些軍閥力量的動搖，而自己奮起鬥爭。最近，廣東的北江南路與海南島都有很大的農民暴動的發展。東江海陸豐鄰近各縣的農民大暴動。江西萬安遂川等四縣也已經成立蘇維埃政府。湖北的當陽應山黃岡黃陂以及鄂南，差不多全部都在農民暴動之中。河南信陽四望山一帶的農民鬥爭，也是非常劇烈。江蘇的無錫江陰仍舊有農民鬥爭的消息，江北淮安泗陽也已經有幾萬農民羣衆起來。南部中國已經有五個蘇維埃區域：海陸豐，海南島，廣東南路及北江，江西的遂川萬安（最近的上海報已經說海南島的海口——主要城市，已經有工農聯合暴動起來）。

同時，四川河南直隸山東東三省，普遍的有紅槍會天門會大刀會的騷動。他們雖在小豪紳的領導之下，但是始終是一般民衆普遍的反對軍閥戰爭的表示。他們的領袖固然是妥協動搖與迷信，但是最近槍會羣衆已經進一步開始反對這種領袖。例如河南紅槍會中分化出「光蛋會」反對槍會首領。這些自發的農民暴動正在要求正確的領導與組織。

許多鄉村之中農民羣衆自己開始尋找共產黨。

第三，廣州暴動之後，開始兵士的參加革命。廣東三水廣寧等處民團的團丁與兵士，都自動的脫離地主而歸到農民方面來。陳銘樞張發奎錢大鈞等在東江戰爭的時候，不敢侵犯海陸豐，恐怕他們自己的兵士要受農民的影響而倒戈。海南島文昌縣駐兵一排攜帶步槍四十餘支歸到西邊各縣的農民方面來。

最近江西農民暴動區域，有整連的兵士投到農民方面來。湖南極多量的本省兵士（李品仙何健劉興程潘的軍隊），都因為戰禍及欠餉的關係，異常的不安。他們之中有許多是從前農民協會會員，他們等待着自己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一般兵士的騷動與倒戈，已經時常聽見。

總之，從這些情形看起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之中，是資產階級占了最終的勝利嗎？不是的。固然，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能夠用強暴的武力摧殘廣州的蘇維埃。然而，他們對於一般羣衆的影響，只在日益衰落，而共產黨——無產階級政黨，對於工農兵士的影響却在日益增高。

中國資產階級自己的經濟政治都是沒有出路，他不能實行絲毫改良政策，他不能穩定自己的統治。他有些地方甚至反對自己的政府——國民黨的政府。他內部分成許多派，自相衝突，自相矛盾：甲派抓住國民黨及政府，乙派便反對他。全國的金融經濟是普遍的崩潰。因此，資產階級一方面要『僱用』國民黨新軍閥做壓迫工農革命的劊子手，別方面他的經濟能力又負擔不起。因此，軍閥內部不能不互相吞噬，互爭自己軍隊的生存。因此，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府或奉魯軍閥政府又不能不衝突。如此的局面之下，就是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羣衆也開始反對國民黨。那就更不用說對於農民的改良政策了！

中國革命無疑的是在高漲。問題只在革命領導者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力量。固然，白色恐怖摧殘我們的力量，但是偉大的艱苦的鬥爭之中，共產黨的力量和羣衆的基礎是在生長起來。革命雖然是高漲，那麼，政治的總路線——發動羣衆鬥爭，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兵士貧民蘇維埃的總策略——無論如何是不能不明確的規定，做一切工作的切近目標的。而且只有在這種總策略之下，領導工人

去反抗資本家進攻，領導農民兵士的鬥爭，盡量發動羣衆，才能在組織上鞏固團結革命的力量——共產黨及一般羣衆組織。只有在這種羣衆鬥爭的過程中，建立起真正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羣衆的黨，不受任何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侵蝕和猶豫動搖的領導的黨，然後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便在於努力去領導組織羣衆的鬥爭，使各區域的鬥爭能匯合起來而不散漫，使工人農民兵士的三大革命力量能夠結合起來。要達到這一目的，也就只有堅決的認定革命高漲中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總策略。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反動派與海陸豐蘇維埃

綺園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句千古不易的名言。

海陸豐民衆之有今日，絕不是一種平凡的收穫。數十萬貧苦的農工，在那面表示凱旋的「蘇維埃」旗幟之下，應該紀念以往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戰績呵！那些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們，發了瘋似的狂吠咒詛，正可見我們的偉大與光榮。自然哪，海陸豐已經不是地主豪紳們統治下的舊觀了，完全兩樣！他們哭喪着臉很傷心地宣傳：現在是「人間地獄的海陸豐」了。那又何必說呢，難道海陸豐以外的地方就是我們工農階級的「天堂」了麼？他們或者知道得更清楚，如果各地都和海陸豐一般，那他們自審比流落在上海的「白俄」還更精得多。他們吃工農的血肉吃得太擁腫了，「跳舞」是非常難看的，不似「白俄女伶」那樣值錢；然而他們又能夠像「白俄公子」那樣勇敢，投到張宗昌麾下充充鐵甲車隊嗎？所以提起海陸豐，自然手寒脚戰。雖然海陸豐還是海陸豐，但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和工農貧民階級兩副不同的眼睛看來，

就會變成「雲泥相隔」的兩個世界：一個是天堂，另外一個是地獄。

他們在「我們的地獄」「他們的天堂」裏頭，利用所豢養的諸色走狗，大的小的村的佃的，各盡所能的從事造謠煽惑，說海陸豐簡直賽過陰間十殿，鬼氣森森。一句話，就是各爲其階級利益，在他們原是必須如此。但是，他們說來說去，總是些捕風捉影之談，一點真憑實據都沒有。其實，我也未免太呆，他們何嘗想找什麼真憑實據呢！小孩子吹的「肥皂水球」，碰了實物，不馬上消滅得無影無蹤嗎？聰明的地主豪紳資產階級何至蠢到連小孩子還不如？他們既不肯說，自然是不願意說，那末，讓我們自己招了罷。我們磊落光明的舉動，那裏怕在人面前公佈！

海陸豐蘇維埃成立之後究竟是怎樣情形？他們攻擊的重心尤其在海豐，那末先拿海豐來說罷！

海豐蘇維埃自建立以後，香港帝國主義者首先覺着刺眼，對海豐實行經濟封鎖，嚴密搜查商船，不準紅布等入境，又時加以炮艦的威迫，汕尾媽宮日日都有英國兵艦巡

巡。在帝國主義者壓迫當中，海豐蘇維埃有一椿光榮的事實，在中國革命史上是很有價值的。這種事實就是沒收帝國主義的教會醫院，解散其學校，拘捕其牧師姑娘。

安居在香港的意國主教，急的搔頭抓耳，沒有辦法。

後來終於請了一艘英國兵艦來汕尾示威，且欲登岸。誰知駐汕尾的工農革命軍已準備好了，來便給他一個「迎頭痛擊」。帝國主義者隨後忍着滿肚子悶氣，很有禮貌的寫信給蘇維埃政府，請釋放牧師姑娘，並表示親善（見十六期本報）。除帝國主義封鎖桐嚇外，軍閥土豪反動派又屢圖死灰復燃。北洋海琛艦亦有數次到汕尾示威，蔡騰輝七匪陳伯齊民團時在多祝布心擾亂，同時陸豐陳子和的保安隊尚未澄清。我們四圍都有敵人，但是我們仍然在包圍中奮鬥。

土地革命的工作做得還不壞。焚燒田契總共四十七萬一千八十八張，租簿五萬八千零二十七本。田主債主對於焚燒契券，在蘇維埃政府之下，都爭先恐後的繳交。有許多田墜已經劃平，沒有以前表示私有觀念的界限了。土地也遵照全鄉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定原則，重新分

配了。

在海豐已不是怎樣奪取政權而是怎樣維持政權的問題了。維持政權每每比奪取政權尤其難，因為不但把豪紳地主的統治推翻，並且要將舊有的經濟關係完全改過來。

這樣就非使一般地主豪紳帖帖服服地不可。如何能使那班原來的統治者不狡然思逞呢？羣衆的武裝就是唯一的保障。現在海豐除正式編成的工農革命軍和赤衛隊之外，還有幾萬武裝了的隨時可爲蘇維埃政府効死的民衆。同時，爲要保持那已得的勝利，也須極力的向外發展土地革命，西向惠陽博羅，東向普甯潮陽，北向紫金五華，三方面同時並進，造成一個紅色的東江。

他們在個把月來開了許多次羣衆大會，如慶祝廣州暴動武裝大會，反軍閥戰爭武裝大會，慶祝農民代表大會武裝大會，歡迎廣州紅軍武裝大會。到會的羣衆多到五萬人以上，少亦一萬，都是異常熱烈。此外，對內的教育訓練也沒有放鬆一點，許多的訓練班都在開辦。同時，縣政府更設備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工農兵俱樂部，革命的民衆開豫的時候很安適的去欣賞他們自己所創造的文明。

鄉村呢，完全是農民的世界，從前的豪紳鄉長都降到被統治的地位，鄉農民協會是唯一的政權機關。桎梏在吃人的舊禮教底下的婦女也完全換了樣，她們很踴躍的加入農民協會來參預鬥爭。在青坑農婦武裝大會中到者竟達一萬餘人，各人都有武裝。不獨青坑如此，即捷勝公平高潭梅圃赤石等區也莫不如此。牠們那種一向無前的氣概，往往令男子們退避三舍，自謂不如。工人呢，他們團結在海豐總工會之下，改善其牛馬般的生活。他們要求制止商人縮小營業，沒收反動商店辦工人合作社，經營合作事業，組織赤衛隊，下鄉宣傳，參加各區土地革命的鬥爭。青年運動也有極快的發展，少年先鋒隊的組織真是一日千里，數已達萬餘人，他們自動的去打破偶像和撲殺反動派，並且很能夠做宣傳工作。一個十四歲的童子飄着紅領帶站在演說台上，對着成萬的羣衆，作五十分鐘滔滔不絕的演說，他那小拳頭向空伸擊時的神情，他那牧牛砍柴受凌虐時的痛苦生活的追述，他那顯淺而有條理的話，打動了無數老年人和中年人的心，使他們淌淚。總之，海豐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之後，所有被壓迫被輕蔑的農工

，不論男女老幼，委實與前不同，我們不知道天堂的內容究竟如何，不敢妄自比擬，但是總可說他們已經得到「自由」了。然而地主豪紳所得的可恰恰相反，怪不得氣到如此發昏。

現在講到殺人，這是地主豪紳資產階級所最引為痛心疾首的一章。我們是不諱言殺人的，因為我們被殺了也成千累萬。但是，我們最不善於殺人的。我們的目的並不在乎殺人。我們沒有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吃了數千人的習慣，沒有做過新舊軍閥們那日以殺人為事的職業，也沒有像國民黨以「殺盡共產黨」為大政方針的黨綱。葉賀共產軍隊從南昌一直到汕頭，經過二千多里的地方，所殺的地主豪紳還不到三十人。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三天內殺人之少，就是所有反動的報紙也不好意思說。不錯，海陸豐對於地主豪紳是不肯輕輕放過的，理由很簡單，假使不如此，反動派的活躍便不能鎮壓下去。而且，我們在他們鐵掌之下又何嘗享過一點兒優待呢！海豐一縣之大，幾個月來殺戮地主豪紳，據最近確實的統計，共一千八百二十二人。這個數目和李福林薛岳在廣

州兩三日殺了五千七百多工農市民，真是未免相形見絀了；就是比四月十五李濟琛在廣州捕殺的三千多工農學生也不如這甚呵！帝國主義者的宣傳機關字林西報，刻意的詆毀海陸豐蘇維埃的慘酷，但是對於李福林薛岳李濟琛的殺人政策却加以贊美。他說：「共黨在佔領地內……四十歲以上者，則認為老朽，最後皆須被殺。」去年五月唐生智許克祥在湖南叛變的時候，曾說共產黨的條例是把所有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女都殺盡，這回字林西報又重新修正這款條例，無形中增加了十五年。他又說：「海陸豐共黨恐怖政策之種種傳說，刻得目擊者證實，其慘酷真相，較傳說更為厲害，使人不忍卒聽」，於是長篇的形容如何如何殺人，並更令那殘忍慘酷的人生觀的中國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心領神會，就是述至殺臨蓐之婦，因其致死方法太慘，以「未便記載」四字了之。十二月十三日李薛軍隊在廣州南關把三個女共產黨員，先用棉花裹身，其次用火油焚燒，其次槍斃，其次劍得精光陳屍於天字碼頭，最後還用木柴塞入女陰中。究竟不知那種情形野蠻，他既未便記載，我們也無從比較了。然而廣州那回事，中外

各報彷彿都笑嘻嘻的大登其特電，似乎表示他們已經得到了滿足。他又說：「共黨有一直言不諱之政策，即將一地方之居民殺三分之一，使存留者生活較良。其屠殺政策，至少為一種經濟手段。大抵不生產者，倚賴社會而生活者，一般老年者，病至不可救藥者（如癡瘋及盲目），皆不容存在。此種政策，殆可謂發狂的經濟學與優生學之實施歟？」帝國主義者呵！你們恨實行蘇維埃制度的海陸豐，是你們的自由，可是這種枕塊昏迷，語無倫次的神情，不怕旁人冷齒麼？八十萬民衆的海陸豐殺了三分之一，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不過將你們的那副對待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殘暴的尊容，來暗示一般中國的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罷了。然而中國的地主豪紳資產階級還用你們教孫升木嗎？他們的殺人主義早就乘諸數千年血脈的道德文化的遺傳。現在更加帝國主義者從旁助喊，背後扶持，於是殺得加倍精神。看看最近的事實罷：據說張發奎薛岳與陳銘樞李濟琛兩軍近在東江興寧五華等處大戰，死傷各以萬計，為歷來戰爭所僅見云。軍閥們高興起來，一動手就殺了兩萬多！桂系的胡宗鐸夏威兩軍前數

日在湖南衡山打一次敗仗，傷亡六千餘衆，對方還不知多少，合計總有一萬罷。唔！一下子又是一萬！可是上海只有兩家報紙把這個駭人聽聞的消息，用六號字登在第二張的尾巴上。中國縱橫宇內，沒有一處沒有軍閥的戰爭，簡單就是殺人。而且他們所殺的大都不是四十歲以上的老人，而是精健力強的壯夫。奉天通化有幾個大刀會的村莊，不是十二歲以上的都被張作霖殺了麼（申報）？他們是否實施那發狂的經濟學與優生學呢？不，國民黨是在實行總理的民生主義！張作霖孫傳芳是在實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兵士們替軍閥拚死打仗，所得的報酬是欠餉一年，死的更不用發。軍長們都發了大財，兵士們終於該死！一般工農貧苦的民衆呢，直接死於槍砲水火，間接死於災荒疫癘，這個數目誰能夠算得清？何況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共同剝削敲剝底下過活，就是不死，也有什麼生趣可言？好！海陸豐是「暗無天日」，你們的治下應該是化日光天。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都異口同聲的這樣宣傳。不過，我們勞苦的工農兵士羣衆呵，墊高枕頭想想吧！二月十六日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八期

最近自發的農民暴動之趨勢 電 岩

廣州的暴動，工農兵勝利的蘇維埃，爲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以空前殘酷的屠殺，暫時壓服了，國民黨反革命的一班領袖們大開其凱旋的「四次會議」。會議結果，自然是一方更進一步的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一方更進一步的屠殺壓迫及剝削工農階級。這還不夠，還要設法麻醉被壓迫的羣衆，好讓地主豪紳軍閥資產階級來永久的剝削永久的壓迫。地主豪紳軍閥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國民黨，儘管做這樣的迷夢，然而事實究竟怎樣呢？換言之，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是否因廣州蘇維埃之失敗而穩定？反言之，中國的革命潮流是否因廣州暴動之失敗而低下，抑是高漲？

蔣介石拉攏何健等以抗廣西派，這一計劃之失敗，蔣介石「在四次會議」上佔了上風，張發奎與唐生智部下在湘粵贛邊之聯合等等，這種軍閥的爭奪地盤，我們都不去管他，我們試看就在一班大搖大擺的工農劍子手的領袖們正開「四次會議」的時候，革命的民衆究竟發生些甚麼事

？工人方面，年關時候遭受資本家普遍進攻解雇，但現在有重新抬頭的趨勢，甚至雙方得不到解決，弄到罷市（如蕪湖）。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漸漸抬頭起來要求取消苛捐雜稅。軍隊內部也漸漸呈動搖的現象（如駐蘇教導團）。這些我們都不去詳細說他，我們單看看這幾天的農民運動罷。

二月四日，京漢路局接長台關站長電稱：「二十四夜長台鎮突來會匪百餘，多攜槍械，殺害紳士暨地保住戶數十人。二十五早，高呼打倒土劣貪污劫富濟貧口號而去。此次事變內幕，頗含赤化，該匪臨去揚言將大掠車站。現在南自信陽北至三官廟縱橫數十里皆為匪境……其根據在信陽西南四望山……。」

同日：「一日晚九時，京漢路東篁店站長郭璧臣副站長范壽昌被共黨殺斃，該黨徒自稱中國共產黨應山縣農工革命軍總指揮……。」

同日：東方社三日上海消息：「九江二日來電云：昨夜黃老門車站（距九江五六哩）忽有共產黨及土匪數十名襲來，放火掠奪，斃軍警二名。該車站全部被焚，南潯

鐵路頓行不通，九江方面急派警備隊一連……。」

五日：「漢川繫馬口共產黨，於一日晚乘二軍西上時，焚燒全鎮店鋪二百餘戶，殺斃數人，損失甚大，漢川縣長因無兵力，不敢究辦……又黃岡應山兩縣長均電請兵勦共。」

同日：「松江此次共黨在楓涇各鄉殺人暴動，其發動原因，大概因認青浦抗租風潮蔓延而成……至該處田主收租之素主嚴厲者，如農佃於繳納新租時，業主因查有陳欠悉數收入陳欠名下，結欠新租，則請公安局警士追索。其督促之急迫，固無論焉，此外又需路費一二元不等。此種行為，雖居少數然亦為共產黨造成利用農佃之機會耳。」

六日：無錫消息：「近據密報萬安市洛社等處共黨異常猖獗，黨徒竟達二三千人之多。」……

七日：「贛省共黨之猖獗……最近萬安又為共匪曾天字佔領，有槍五六百枝，并組有偽中央政府及縣政府……萍鄉為江西共黨之淵藪，素有小莫斯科之稱。……昨據萍鄉逃難來省者云：自縣長將駐縣之靖衛團撤回城後，共黨

氣益張，……近更蔓延至下埠馬跡塘新塘一帶……所有大小西路一帶均成共黨世界，東南北三路近亦發現共黨，尤其以上路之北栗市爲最，駐該市靖衛團第一隊受共黨勾結，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譁變，搶去槍枝數十桿……。

又據南潯路消息：二月一日晚二時南潯鐵路黃老門車站，突來共黨數十人荷槍實彈其勢汹汹，即將該站電燈電話剪斷……斯時除路警外，又無軍隊，共黨遂如入無人之境，除拆斷路軌數十丈外，並將車房付之一炬，至四時始備貼反動標語……。

八日：湖北安陸漢川松滋監利四縣均有電來省，謂共黨猖獗請即派兵往勦；又黃岡共黨數百人一日晚進攻團風鎮，與團防激戰數小時，團防不支，適省軍趕到，共黨始退。

九日：「京漢路局楊承訓，電請馮方派隊勦辦四望山黨匪，馮令岳維峻派隊痛勦。但鄂境內匪須由路局與該地駐軍商同協勦……方振武四日覆電：四望山黨匪，已經敵部派兵馳勦，惟我軍不日開拔，勢難兼顧，希再請沿途駐軍保護各站，長期勦匪……。」

又「漢川繫馬口共黨焚燒全鎮後，……該縣全境震怖。」

電通社八日漢口電：「在鄂省東北部各縣下肆虐之共產黨員……跋扈愈甚……。」

電通社八日漢口電：「京漢沿線匪勢，極爲猖獗，尤以據有紫樹山土匪團，聲勢浩大……。」

以上，只是在這幾天反革命國民黨熱烈地開「四次會議」，想消滅中國農民運動時候的消息。但還沒有說到海陸豐工農政府（蘇維埃）的進取行動和蘇州教導團裏之共產分子的活動呢！以上大天報上所載的簡單消息都表明些怎麼呢？第一，誰都能夠看得出幾縣幾縣的農民，受不住反動的壓迫，與自身生活的痛苦，武裝起來反抗地主豪紳軍閥資產階級的統治政權了。第二，素不積極的農民，尤其是中國的農民，現在非但專做破壞的工作，而且奪取政權以後，能建設工農自己的政權以求解放了。第三，無論反動勢力怎樣壓迫，可是壓不服怒髮衝冠的農民羣衆，而且愈壓迫愈擴大農民暴動的範圍。第四，農民切身的感到國民黨是他的敵人，唯一能擁護他站在他

的利益而奮鬥的，只有共產黨，故願受共產黨的指揮和領導。第五，地主豪紳軍閥資產階級的政權，不因廣州暴動失敗而穩定起來，反而削弱下去，第六，因以上幾點就得一結論，即廣州暴動失敗以後，中國的革命運動，非但不因之而消沉，而反因之而高漲。

上自帝國主義下至地主豪紳新聞記者訪員，稱暴動的農民武裝的農軍，曰農匪，曰共匪，這何消說得呢！這只是表明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心裏發慌，却不能減輕農民暴動的意義。

從以上農民暴動的事實看來，農民暴動從游擊戰爭進到局部的割據；幾縣的割據，是幾省割據的初步。這種農民暴動的趨勢，必然是要儘量的擴大其組織性，必然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使革命勢力取得大城市的中心區域，然後在全國勝利的形勢之下，才能澈底解放工農的痛苦。單是幾縣暴動的割據局面，自然不能執行多少任務，他們只有往前發展，這種發展必然是要不斷的打擊反動統治，而根本推翻他。

二月十一日。

印度的『五卅運動』

超 譯

當中國革命正在擴大和深入之時，另一支的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又崛起於印度。

幾年來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運動，是不能不影響於同一地位的其他弱小民族或殖民地國家，尤其是不能夠不影響於印度的。中國工農及其他被壓迫民衆，爲中國獨立自由而努力奮鬥，曾經給與印度的被壓迫階級以極深的印象；中國工農的努力，曾經從帝國主義者手裏爭回了若干的利益，這些微少的利益雖然由叛逆的豪紳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國民黨，仍舊送還給帝國主義者，但這不能使爭自由求解放的印度民衆氣餒，他們反因此益加鼓勵起來，以中國近年的革命爲楷模，曉得以殖民地民衆的力量能夠打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同時他們也一定會注意於防止『高等印人』之叛逆賣國的行爲，如方今中國『黨國要人』所做者。

去年十二月底，印度第四十二次國民大會開會時，即有要求印度獨立及同情於世界革命勢力的決議案。十二

月二十六日路透社瑪德拉斯電，此大會決議案大意有四點：
（一）主張排斥憲法委員會（此會本是英國帝國主義欺騙印度民衆的把戲），（二）表同情於中國，并要求撤回駐中國及東方他處之印兵，（三）申斥英國對俄之贖武式侵略，（四）勸英政府停止在印度及在東方海上之戰爭準備。關於排斥憲法委員會，差不多是全印度各階級各政黨所同意的。從那時起，反憲法的運動，就在全印度各地積極而普遍起來；全印度各地民衆都有廣大的反憲法的醞釀。至二月初，即所謂憲法委員會西門等來時，此運動遂蔚成劇烈的大示威。二月二日西門等到孟買時，全埠各商店各學校各商業機關皆停閉表示反對，印度的民族黨三五千人身着白衣手執黑旗遊行示威反對西門等。同日其他城市如瑪德拉斯喀爾喀特等印度民衆都有同樣的表示。三日風潮尤見擴大：

路透瑪德拉斯電 此間因憲政委員會到埠即發生騷擾，羣衆投石擲擊某食物店，該店被迫閉門，衆旋搗毀之。印人副警長二員將衆逐退，並拘獲二人，衆圍繞警署，要求釋放被捕之人，警察驅散之，但有警士八人被衆毆

傷。羣衆集於高等法庭之外，該處有政府律師之汽車一輛，被衆放火焚燬，警長英人斐理浦及知事彭德萊帶領騎警前來彈壓，拘獲四人。但衆仍向斐理浦等投石，警察乃奉命開槍，擊傷十七人，內有一人死於醫院。未幾羣衆又集於高等法庭，攻擊汽車中之歐人。印度帝國銀行秘書被衆阻留，其車被搗毀。警員二人受傷。事態現尚未靖，軍隊已調發。

路透孟買電 印人抵制行動，在歐人商務區內未發生顯著影響，但他處則皆罷市，店舖鮮有開門者，幾無貿易可言，街中亦復車馬稀少。印人街中行人頗多，棉廠大半停工。今日午後，學生開大會通過反對憲法委員會之議案，而工人亦有同樣表示，焚毀英相包爾溫印度事務大臣白根海調查委員長西門及英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爾之肖像，但尚無暴動。

路透喀爾喀特電 省校校長爲學生投石擲擊後，警長力勸學生散歸，但學生不聽，且擲石擊之，警長略受臂傷，軍隊已調出，插刺刀於槍頭，巡邏喀爾喀特北境，有數人被拘，並有學生數人被送至醫院。

路透四日瑪德拉斯電 瑪德拉斯檢察長沙斯特里今日乘汽車回家時爲衆毆傷頗重。

二月十五日，印度民衆與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衝突益加劇烈。英國警官首先向衆開槍，羣衆冒死前衝，包圍大學院長及警察廳長住宅，要求罷課自由，英警即駛出鐵架砲車六架并向羣衆發炮，羣衆雖不支而退，但次日全印度各地都起響應，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大規模的反英運動突然普遍於全印度。印度革命黨人出佈告說：「我們和英人決一死戰之時機已至，凡我革命同志誓死殺盡英人。」

讀者讀了路透社這些電訊以後，一定很容易聯想到三年前上海南京路英國巡捕之屠殺中國學生工人及因此而引起的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五卅運動。此運動發生，即急轉直下而爲最近三年來轟轟烈烈震動全世界的中國革命潮。

由中國的經驗，我們相信，受帝國主義壓迫不減於甚至更甚於中國的印度民衆，從這一次印度的「五卅運動」開始，必將爆發更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以至於求得勞動

階級的印度之澈底解放爲止。這一殖民地民族運動的生存力量，正是近來世界革命潮流重新高漲的一部分的力量。——世界革命勢力中，殖民地民族運動方面，除開中國而外，現在又有印度加入了；在帝國主義列強國內，則歐洲各國工人羣衆之左傾，各國無產階級同情於薩可樊塞底的運動，維也納的無產階級革命暴動，德國波蘭選舉共產黨的勝利……等爲近來西方革命潮流高漲之表徵；而蘇聯之存在及鞏固，尤爲這些革命勢力聯合的總樞紐。

印度已經開始民族獨立的大運動了，尤其是全國一致的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運動。然而，中國革命既然與奮印度廣大被壓迫階級起來，同時也應當給他們以很寶貴的教訓；即「下等印人」在這轟轟烈烈的反對英國帝國主義求印度獨立解放的鬥爭中，必須防止「高等印人」的半途背叛此解放運動，而與英國帝國主義妥協，甚至投降於英國。在印度此次國民大會的決議案上，雖然申斥英國對俄之黷武式侵略（讀者須記得，這時正是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宣布對俄絕交的時候呵！），雖然竭力要求印度之自由自治，但大會主席安薩利博士已經說出：「印度能與英國

解決印度前途之唯一方法，唯在圓桌會議而已」的話了。我們知道，這當然不是印度工農貧民的意見，他們一定明白唯鐵與血為能「與英國解決印度前途」，至於圓桌會議，則只是中國從前的丁文江現在的戴季陶等高華人的「和平談判」的辦法。此種辦法在中國實行的結果，只是出賣了工農利益而投降於帝國主義的面前。

鮮血淋漓中國革命的教訓，一定不會使印度工農走上中國工農所已走過的歧途，何況印度無產階級在佔人口百分比上本就比中國更多，而且十年前已經領過「高等印人」的一次教了呢？

國民黨御用工會與上海工人 典琦

舊歷新年，資本家乘機對工人進攻，開除了大批工友，形成嚴重的失業問題。工人羣衆都感覺生活的不安，隨時有被資本家逐之門外的危險，因此對於反動的國民黨統治也益覺憤恨。假如沒有這一個反動的統治以幫助資本家的威風，那末，從前工人爭鬥所獲得的條件，斷不致發生搖動，資本家也不敢任意開除工人了。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八期

但是，國民黨畢竟是新軍閥。新軍閥比起舊軍閥來，的確是詭計多端了。他對於工人的壓迫，除開刀槍牢獄法庭軍警之外，還用了一樣工具。這就是反動的工會。這種工會，名稱不一：在上海就叫做工統會，工人總會；在廣東就是廣東總工會，機器工會；在漢口長沙，就是工會改組委員會，他們的作用都是一樣，就是假意幫助工人向資本家提出要求，其實是替資本家消弭工潮，破壞工人的團體。防止工人爭鬥。這種工會，其名是工會，其實並不是工人推舉代表組織的，乃是國民黨派定的人。他用了「工會」兩個字，就很可以騙工友們了。尤其使工友們上當的，就是有時似乎他居然也能替工友們做些小小的事情。這些事做起來，在資本家不大吃虧，在反動工會却做了天大的人情，使得一般工友分不出好歹，甚至還「認賊作父」。好比這個月的失業風潮，他們就耍了這個把戲。

報紙載了許多解決了解雇糾紛的事。先施永安新新三公司對開除工友每人由資方津貼月薪三個月，伸工每月六天照加；失業工人應得獎勵金，按照十五年份舊例發給

米業解雇職工，工作在一年以內者，給津貼一個半月。工作在一年以上者，給津貼二個月。因行鎮各業被開除職工可留者准予復工；萬不得已而解雇者，酌給津貼薪水兩月。裕成布廠停歇，廠方津貼男工川資二十三名，每名洋十五元。先施東亞酒樓旅菜業職工，資方承認每人津貼洋六十五元。估衣業職工被開除三百餘人，資方承認介紹工作，已安插五十九人。麗華公司解雇工友，資方亦承認給津貼及花紅。

以上各事，都是工統會，特別市農工商局或勞資調節會等機關召集勞資雙方代表調解的結果。他們的調解，其實是替資本家另外裝出一副面孔。資本家裝出面目猙

東昌農民的暴動及其發展的趨勢（山東通信）

曲魯

中國的農民，處在軍閥豪紳地主階級重重壓迫剝削的下面，除了團結起來以暴動的力量來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勢力以外，絕無其他出路；換句話說，農民只有暴動的行動，才能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才能解除農民自己的痛苦。山東農民，是軍閥豪紳地主階級剝削壓迫得特別厲害

的模樣，他們就裝出和藹可親的模樣，其實是一夥兒。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調解呢？因爲這一批失業，人數太多了，範圍太大了，工友受了這種壓迫，生計問題不能解決，自然不肯甘休，假如工友們自己團結起來爭鬥，結果必使資本家受更重大的失敗，反動工會的信用更會低落，即反動統治因此動搖，這就非同小可了。一經他們調解，則一場風波，可以消弭下去，國民黨反動工會落得做個順水人情，豈不好嗎？到了他們的難關過了，再來大大地壓迫工人，自然不遲的。

工友們如果看清楚了反動工會的計謀的陰險，就應當自己團結時時前進奮鬥。

和經過痛苦特別長久的區域。山東全省農民，處在這種特別痛苦的環境下面，乃是客觀上造成農民暴動的條件和暴動迅速爆發的局面。

東昌是山東的一部，同時亦是農民在山東受殘酷剝削的一部。他的客觀環境，造成了他到暴動的道路上，并且

日益發展，一直到了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和澈底解除了他們痛苦的一日為止。

東昌的客觀情形和農民的鬥爭，可敘述如下：

一、東昌農民過去的自發運動

東臨一帶，在山東是個土地最貧瘠，農民生活最困難的區域，但剝削階級並不因此而減輕其剝削，所以這一帶的農民也較其他各地為強悍，而富有反抗性。在去年（一九二七）今年間，東臨一帶之農民，自發的反抗運動，已有六次之多。茲將其經過情形，略述如下：

第一次是去年二月間聊城西南鄉抗糧的暴動，號召者是一當地之破落戶秀才李太黑，通知各村，云於十二月集合，直趨縣城要求免糧；羣衆集合者四五百人，均持紅槍（但非全爲紅槍會）；至城外，李令羣衆暫停城外，一人坐車入城；但當地區長已先期向官府報告，故已早有準備，李甫進城，即遭擊斃，羣衆隨散去。

第二次是四月間朝城紅會及貧農之暴動。暴動之目標；爲反抗寇英傑部下薛傳峯軍隊之騷擾，曾三次佔領縣城，薛部卒爲驅逐。

第三次是五月間范縣之暴動。其目標亦爲驅逐薛軍，縣知事被逐，縣城爲紅會佔領者月餘。薛軍經過兩次的打擊，遂歸於消滅。

第四次是六月間陽穀農民之圍城。其目的亦爲抗糧。彼時在鄉村間突然發現一種匿名揭貼，云於某日包圍縣城，不參加者即……（罵人語）。至日羣衆集合者萬餘人。但因毫無組織與無人指導之故，隨因道尹之欺騙而散。

第五次是九月間，恩縣紅槍會反抗軍隊騷擾，羣起幾一連長，並繳其兵士之槍械。

第六次是今年一月間冠縣農民因反對預征與官兵之衝突。惟旋即調和了事。

二、東昌農民之生活狀況及其暴動的情緒

根據以上幾個事實，證明東臨一帶農民之不堪剝削和壓迫而富於反抗性了。可是現在他們的生活更是不堪言狀了。因爲在此受剝削階級的剝削痛苦以外，更加了一重天災。東臨也是一個旱災的區域，主要農民食品之收

收穫情形如下：

- 一、麥子每畝約收三斗，每斗現價約一元；
- 二、高糧每畝收二斗，每斗現價銅元二百五十枚；
- 三、穀子每畝約收五斗，可出小米三斗，小米每斗現價約一元；
- 四、棒子（即玉豆或玉蜀黍）及豆子綠豆等絕無所收穫；
- 五、白薯收穫極壞。

北方土地因氣候關係，每兩年僅能種三季，按照冬季情形，豆子綠豆絕無所收穫，白薯所收亦甚微少，而秋季收穫之高糧和穀子，又極平常，棒子則絕無所收。但納糧數目，則每地一畝已須納一元（銅元四百枚）以上，如是東臨一帶，若將人工，飯食，肥料各項作為成本，以與收穫之糧食所值之價格相比，其相差即可知已差得甚遠了。因此東臨一帶貧民一方受剝削階級的剝削，一方受天災的奇禍，無飯吃者當在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間，幾百家之村莊，有飯吃者不過三數家而已。這種生活加倍的困難，更使東臨的農民，普遍的俱有鋌而走險，出於暴動之

趨勢，以推翻剝削階級的決心。現在一般農民的腦中，都已為「張宗昌貪官豪紳地主及區團長的痛恨」和「怎樣找出生活的出路」等幾種思想所佔據了。在農民行為中的表現，他們對於推翻統治階級的決心，是絕沒恐懼有的心理的；如陽穀的農民在談話的中間，不斷的提起他們團城的壯舉；聊城西南鄉的農民，都異口同聲的說：「李太黑要是現在領着幹，你看當有多少人去！」這話有兩個意義，一方是好像現在苦於無李太黑其人出來號召和領導，如果有，那是一呼百應，較前當更有盛大的舉動；一方是現在的生活比前更困難，除了自己起來動作之外，直無其他出路了。他們又說：李太黑是太有勇無謀，他是不應該一人進城的。這就是說，大家一齊的進行，才有勝利的可能。總之，他們腦子裏，對於李太黑是有很深的印象，並且希望有這樣的人來領導來號召羣衆，來作英勇的鬥爭，來找自己的出路。

二、東昌農民對共產黨之信仰

現在共產黨在東臨一帶，對於農民此種要求，很能得羣衆的信仰和擁護。因為共產黨不特不如李太黑之有勇

無謀，而且是有計劃的去領導他們。共產黨堅決而勇敢的作他們的先鋒，嚴密而周詳的組織一切貧農團結在他的——共產黨紅旗之下，澈底宣傳北方軍閥和南方國民黨蔣介石以及馮玉祥等同樣是代表豪紳地主及一切剝削階級來剝削工農貧苦民衆的；同時指示工農民衆只有自己團結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力量作英勇的鬥爭，尤其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去鬥爭，才能找到工農永久解放之路，和剝削階級統治勢力之推翻。所以東臨的農民是十二分的接受和擁護的。

東臨各縣的農民，絕對不待任何特別的機會，才起來暴動，這就是說，東臨的農民，無時不有暴動之可能，只要在「沒收地主豪紳的土地」「糧食土地分給農民」「殺區團長」「爲李太黑報仇」……等等口號號召和行動之下。如最近東昌曾計劃藉土匪和紅槍會的發動，鼓勵一個暴動，後因土匪領袖其中途不幹而未成，陽穀農民因此遂大罵某土匪不置，只此一點，就足見農民暴動的情緒了。

四、紅槍會會衆與農民暴動

紅槍會本來亦屬農民的反抗組織之一種，但是大半因

主持的領袖多係一班投機份子，甚至在豪紳地主的領導之下，因此有許多農民沒有階級的覺悟。但是最近馮玉祥和張作霖的戰爭，雙方均欲利用紅會的力量，以增加自己的力量，於是互爭紅會領袖之委任，而紅會的領袖，亦多甘爲軍閥之利用，入會之農民，因此大失其信仰。因農民漸漸認清此等領袖，無非藉他們爲個人私利之謀罷了。最近受共產黨的宣傳，大平均已覺悟，如暴動一起，至少在紅槍會數萬人之中，有大部份是可以贊助農民的暴動的，還有一部份，至少是守中立的。因此對於暴動的前途，甚一日的趨於高漲而一觸即發的。

一、東昌農民的階級意識

要之，東昌所屬各縣的農民，無論何處，鄉村中的階級分化，日益明顯，階級鬥爭，日趨劇烈。各縣農民，對於區團長的劣跡認識最爲清楚，如一聽見區團長招集開會，他們就知道他們又須納糧加稅，農民立即謀對付的方法，因此，一般豪紳地主多明白農民對他們的憤恨，紛紛的寄居城中，出城時，亦嚴加戒備，以免性命的危險，即此一端，即足見鄉村間階級鬥爭之日益劇烈了。

預料東昌各縣的暴動，羣衆的參加，數目當極廣大，因爲在過去事實的證明，在去年聊城西南鄉的暴動，倉卒間即達五六千人之多，穀陽的圍城參加者達萬餘人，即是顯例，何況現在農民的階級覺悟日深，共產黨的指導極力，以及其他一切客觀環境的特殊促成，當然形成一廣大更

激烈的偉大暴動。

東昌的農民覺悟了，尤其集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東昌的農民暴動，將開一北方偉大暴動的新紀元，以推翻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而得到農民永久的解放。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雲南社會及政治概況（雲南通信）

正學

一、農村階級分化

（一）土地分配——在資產階級的學者說，中國人口甘肅最稀，雲南次之，其實這是鬼話。雲南多山，能耕的土地不多，而平原的水田則多肥沃。如同昆明一帶，照人口分配土地，每人只有一畝左右，所以在雲南，只要有五十畝以上的人就可稱爲小地主，五百畝以上的，就可稱爲中地主，一千畝以上的就可稱爲大地主。有五十畝以上的小地主，每村不過一、二家，五百畝以上的中地主，每縣不過幾家，千畝以上的大地主，除公司外，全省不過幾百家。

（二）土地集中狀況——雲南商業不發達，資本家都

收買土地，如王小查是廿年前雲南第一家富戶，彌勒全縣土地都是他家的。蒙自的土地三分之一是四五家地主的。東川有一千五百石以上田租的地主四五家。昆明縣家有田一千畝以上。昆明西鄉和安寧一部份都爲西雲和尙借軍閥勢力吞併了。大體上說，迤南滇中的土地最集中，因爲有鐵路交通，資本較爲發達。迤西大地主較少，但迤西多買租不買田的變形地主，收一百石以上租穀的人非常之多。迤東地瘠人衆，貧農多而最痛苦，惟思普一帶多烟瘴，新墾的地方甚至有許多土地還沒有所有權，但是也有不少的大地主。此外尙有佔雲南人口五分之二

的土司治下之農民，除極小一部分外，生活非常痛苦，

完全受土司的剝削，沒有土地權，每一個土司都是最大的地主。

(三) 農村階級之分化——農村中的階級分化，以迤南滇中兩道為最顯著，而蒙自昆明彌勒東川安寧幾縣，大體可以說都是地主與佃農，很少自耕農，在昆明的自耕農比佃農還痛苦。二六政變（唐氏出走）以後，農村經濟的變化更為劇烈，現時迤南一帶農民與土匪已經不能分別。迤西自七月戰爭後，農村的秩序完全破壞。迤東更累次在戰爭踐踏之下，地主都跑到城市中去，或自己變成「老板」（即匪首）轉而剝削農民。所以農民的痛苦非常厲害，農民眼光中的問題暫時不是土地問題（當然根本上是土地問題）而是槍械問題。迤南一帶，差不多家家有槍。這可以表明農村經濟之破壞及階級鬥爭之劇烈。

一、工人階級之數量及質量

(一) 個舊礦工——雲南產業工人，以個舊礦工為主體。數年前有二十二萬左右，後因壓迫疾疫死亡逃亡甚多，目下尚有十三萬人。廠的面積有五六十方里，而大多數集聚在中心的老板，他們的痛苦是不能夠形容的，多

數一上廠去，就沒有出來的機會。一年苦到頭，頂以多得六七十元。廠主都有槍枝，對工人可以隨便打死或鍊拷。工人如坐地獄，只有痛恨廠主。廠主對工人也有非常的恐怖。去年國民黨去發展，他們的條件就是不准組織工會。個舊最大的廠就是錫務公司（官商合辦），價值千餘萬，保廠兵四五百。

個舊交通便利，由個畢路五點鐘可到蒙自，兩天可到昆明，一天可到臨安，十餘日即可達廣西境或廣東高雷。

(二) 鐵路工人——滇越個畢鐵路工人有數千人，擁有全滇交通，並且滇越路是法國帝國主義的，工人尤易於團結。

(三) 昆明都市工人——昆明有產業工人千餘人，手工工人及店員數千，但產業工人生活雖痛苦而較之自由職業者（如小學教師）及手工業工人，反覺舒適，鬥爭力量比較薄弱。

所以雲南工人以個舊礦工及鐵路工人為最多數，最有力量，最能鬥爭之勞動羣衆。

二、資產階級地主豪紳

(一) 資產階級——只有個舊的商會和廠主的廠團比較有力量，其餘簡直沒有什麼組織，也沒有什麼力量，總商會始終是無作用的空架子，而商人更毫無組織。

(二) 地主豪紳——當然還整個的統治着農村，並且各地都有團防。但是他們也沒有什麼系統的組織。

(三) 在目前可以說土匪的力量大過一切，不過這些土匪都是為豪紳所統治，利用來剝削農民的。

四、一般的政治狀況

(一) 軍閥勢力之分化及其衝突——當二六政變時，軍事力量分龍胡張李唐五部。唐有六團左右，龍胡各四團，張三團，李一團。此後龍雲吸收唐部孟友蘭二團，朱旭一團，勢力增漲。胡張李聯合倒龍後，龍部又復打退胡張。演變的結果，各自吸收土匪擴充勢力。現在

大體上可分龍、胡（若愚）張（汝驥）、唐三三部。龍部有盧漢，朱旭，孟有聞，張鳳春，張冲五師。盧漢有人八千，槍四十，其餘各有槍二千餘。唐三前次敗後，所餘不足一千，胡張二三千。現在各部相持不相下，亦不能相勝，而各欲相消。混戰的結果，使全省成爲恐慌狀態，財政困難達於極點，省城的城門都常常關着，對於革命已經失去鎮壓力量。

(二) 統治勢力之分散——幾次政變以後，政府的統治完全崩潰，省政府的勢力只能達到昆明左近三四縣。迤西爲唐氏所據，迤東與胡張爭奪，迤南普洱與省政府只有外交關係，有許多縣份是在土匪手中。在這種統治階級焦頭爛額時候，只要工農略有組織，即不難暴動起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續）

秋白

(二)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民族解放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最初不過是反對滿清而已。當

時的維新派（康梁）光復會（章太炎等）以及同盟會（孫中山等），不但不反對列強，並且都一致的對列強表示友誼，要求列強與之合作，以推翻滿清。當時他們都盡力

痛罵滿清的野蠻排外，說新派人物是懂得國際公法的，是歐美文明的熱心家。固然，他們都想要富國強兵自強獨立，都是妄自尊大的尊王攘夷的思想家（他們之間不過程度不同罷了），都是東方文化的誇大狂，都是骨子裏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都是以爲歐美只有物質文明，中國的精神文明仁義道德是超乎萬國的；但是，他們爲「策略起見」，沒有一個不極力獻媚於列強，表明自己的和平友誼，表明自己比滿清政府好，請列強承認他。辛亥革命便是在「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旗幟之下進行的。孫中山的幾次南方政府，都是採取請求列強否認北京政府承認他的政府爲唯一政策的。

孫中山的國民黨從什麼時候才開始反對帝國主義呢？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從五四運動之後，從孫中山受着了赤化影響之後，從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

爲什麼？因爲中國從興中會的革命運動及戊戌變法的維新運動以來，就宏觀上有資產階級形成民族的傾向。一般的民族獨立運動，在世界史上法國大革命前後，都是總的民權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意大利的獨立，德意志

的統一，少年土耳其運動等，都表現當時的經濟發展，已經從封建式的宗法社會式的半自然經濟，進到資本主義的時期。商業的發展和工業的興起，要求全國統一的市場，要求撤廢國內的關卡。這些經濟生活裏的變更，引起政治上形成民族的要求。孫中山想像中的民族，應當由家族宗族擴大而成，亦就是反映這種變更的過程。他只看見工商業的發展，要有國家民族的招牌來保護，同時，中國的舊思想裏却只有家族觀念，而沒有民族觀念國家觀念。他所以着了急，其實這種着急，我們便在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上，也早已拜讀了。他們——康梁和孫文，都很着急的去喚醒中國蒙昧地主的民族觀念，他們只想像着：如果中國人有了民族觀念，能夠驅使中國工農「爲國家盡義務」，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使中國成爲世界上的頭等國（像日本一樣），那就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了。對於列強的侵略，他們認爲自己沒有力量的時候，是不能反抗，不應當反抗的；他們不知民衆的認識反帝國主義是偉大的力量。這種拋棄民衆的民族主義幾十年來是處處證明絕無用處的。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先進份子，他們在

俄國革命勝利之後，感覺到了世界社會革命的開始，他們覺到中國民衆已經正在起來，可以利用這兩種力量略略表示反抗列強的侵略了，他們只有在這種世界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略略的進於革命的民族主義。當辛亥革命之前，康梁派說「革命可以召瓜分」，孫文派便說「如果革命能保護外人的生命財產，那不至於召瓜分。」現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國民黨的右派（馮自由等）說：「反帝國主義是共產黨挑撥列強對我（國民黨）之惡感，而削弱我大元帥（孫文）反對北京政府之外援」；國民黨的左派却已經敢說：「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這是孫中山的大進步。但是這種進步是始終不澈底的。

不過這些變更的經過，更明顯的證明：「世界社會革命開始之後，一般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都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中的一部分。」當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確實執行聯合無產階級國家（蘇聯）的政策的時候，他的成分是工農小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聯盟，他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

——這種民族主義才有了革命的意義。

等到這些資產階級以及豪紳，要利用「民族主義」的大帽子，來壓迫工農反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那就這種民族主義不過是豪紳反動的工具；這所謂民族主義，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而是反對工農的國際聯合的。例如孫中山的反對世界主義，便是明證。最近國民黨中央第四次會議的宣言，便更無恥的稱國際共產主義是被壓迫民族運動的大敵，而請求列國與「握有中國實際政權之國民黨合作。」

總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一般民族解放運動都是總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一部分。當這種時代，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國際主義的。因為只有澈底的國際主義，才能贊助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贊助民族自決，一直到民族分立。而殖民地及一般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也是唯一能澈底反帝國主義，澈底爭到民族解放的階級。世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件東西

第二，東歐各國：奧國，巴爾幹，尤其是俄國。這裏正從二十世紀特別發展了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的民族運動，而有了劇烈的民族鬥爭。這些國家裏無產階級的一切任務，在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的改革事業上，在幫助別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上，都必須堅決的主張一切民族的自決權，方才能夠執行。這裏最困難亦就最重要的任務，便是結合壓迫別人的民族中之工人的階級鬥爭和被人壓迫的民族中之工人的階級鬥爭。

第三，半殖民地如中國波斯土耳其及一切殖民地，總共總有幾十萬萬人民。這裏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運動一部分剛剛開始，一部分是離終了時期還遠得很。社會黨人不但應當要求無條件的無賠償的立刻的解放殖民地——這種要求的政治上的表現，亦就是承認民族自決權；社會黨人還要最堅決的贊助這些國家裏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之最革命的份子，而幫助他們的革命，如果他們能從事於革命戰爭。——則幫助他們反對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國家。」

（列寧一九一六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總之，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誇大的欺騙他們民衆的，說甚麼「德意志超越一切」「英吉利國旗插遍全球」「大日耳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等等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無產階級是絕對反對的，所以也就反對這些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對於俄國奧國等國內的弱小民族（對於英美等國的殖民地），便絕對主張民族自決。對於中國等半殖民地及殖民地，則贊成民族解放運動以至於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同時，對於一切真正解放的民族——工農民衆完全執政的民族，更主張建立工農的國家，主張各民族完全自由聯合而組織聯邦國。

這是列寧在歐戰時候說的。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俄國舊時的被壓迫民族，如波蘭，芬蘭，立陶宛等都分立而成獨立國家。而工農革命勝利的民族，便組成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隨後，更聯合烏克蘭白俄高加索諸國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列寧的民族問題上的主張，已經完完全全在事實上實現了。這一主張，便是工農勞動民衆革命勝利，自己建立勞動

命，使中國民族真正得到解放，而與世界無產階級聯合，共同建設社會主義。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所以中國要實行民族解放的革命，也就不能不反對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

六〇六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一日

星月

（四）農村社會的階級矛盾與階級爭鬥

農村的舊社會經濟關係在那裏阻礙生產方法的改革，桎梏新的生產力的發展，使牠內部的矛盾性急遽地增加，表現出來，遂釀成農村社會階級巨大的分化，農村社會經濟的衰落與天災人禍之頻仍，造成了農村社會階級鬥爭的背景。

農村的社會階級關係自然不是很簡單的：一方面在農村社會範圍以內人的成分非常複雜，一方面農村的地主階級和城市的資本家商人發生關係，這種縱橫錯綜的複雜關係，非從經濟方面觀察，不能精確的分析。

土地的所有權愈趨於私有化，農業經濟愈紛亂，農村社會階級的分化愈劇烈，在這不斷地分化的過程中，各階級的生活性質更趨於複雜。在農民方面，可以分出自耕

農佃農半佃農雇農（分長工短工兩種）四種，這四種農民如果以經濟的地位來說，則除了雇農以外，都包含有小農貧農中農及富農——其中的主要的成份自然是貧農和小農，次之為中農，富農不過是最小的一部份，他們也同樣的剝削貧農及小農，正如城市中的貴族工人一樣。在地主方面，可以分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三種，大地主多半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貴族世家，中小地主多半是由於城市的商人變成或者由於大地主破產變成的。大地主依賴地租為他們重要的收入，他們離不了佃農和雇農；中小地主有一部分是完全靠佃農雇農去耕種土地，有一部份是一半自耕一半給人去耕種的；此外還有一部份人專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寄生蟲，如土豪劣紳（當然地主也是土豪劣紳，此處是指地主以外的一部份惡蟲！）痞棍訟師中介牙人，他們壓迫農民剝削農民，比地主有過之無不及。在農村中

還有一部份人可以叫做「前無產階級」，他們的生活不固定，專靠做苦力漁夫船夫牧人，來維持他們的生活，這一部份人的生活較之一般農民更苦痛。

自耕農逐漸破產，土地喪失，於是佃農雇農的人口增加，地主豪紳得以加緊他們對農民的剝削，剝削的方式可分三種：地租的剝削，利貸的剝削，工值——勞動力的剝削。

地主征收佃農的地租在近年只有逐漸加緊，過去有許多地方是通行活租辦法，現在都逐漸改為「鐵租」，無論是豐年荒年都須繳納一定的租穀。如果有佃戶競爭着承佃，地主隨時可以加租，佃戶承佃時，不但要費了許多的額外手續（如送田雞請酒寫租約），並且要預先繳納一定的租穀，叫做「押佃」，還有許多要打「預租」的，就是佃戶要預繳明年的地租，如果明年是荒年，地主絲毫不吃虧，此外尚有許多苛刻的征租法，如「包三担」、「兩頭收」、「淨租」，都是殘酷的剝削法。大地主剝削農民似乎不及中小地主利害，但他們的走狗爪牙剝削農民是惡毒無比，佃戶承佃時，他們從中抽取回扣，美其名曰「小租」

，農民一面要以血汗換來穀物納交地主，一面又割肉挖骨的孝敬這班惡蟲。

農民耕種土地，往往缺乏成本費，或是婚喪缺乏金錢的時候，不得不向地主借貸，借貸的利息，普通都在年利二分，有的甚至三分四分，借貸時又非抵押品不可，平常都用租穀作抵，叫做「押租」，如果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向地主借一石穀，到了收穫的時期，必須還一石半甚至二石，這簡直是公開的剝削農民，此外地主豪紳開設典當店實行重利的盤剝，農民到了寒冬甚至不能贖出他們的衣服，由利貸資本家去任意拍賣。

地主榨取農民的勞動價值，正如資本家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一樣，佃農終年手胼足胝的勞動，但他們的農產物大部份給地主拿去，剩下來的一部份，除開肥料種子雇工勞動工具的成本費以外，「純收入」的價值遠不及他們所費的勞動力的價值。至於雇工，他們替地主做工，勞動力的使用權完全歸地主所有，他們的勞動時間平均至少在十點鐘以上，大概「長工」所得全年工錢，多係用銅元計算，每年至多不過一百千，短工每日平均不過五六百錢——

「忙的時候可以賺到一千錢，至於重工，尤其可憐得狠，一個牧牛兼種田的未成年的孩子，多有賺飯吃拿不到一文的，如果每年能賺到十千錢，他們是開心得不得了了，若是做短工只有在年常的時候，有人雇去，工作一緊張，他們便沒有資格，總之，佃農耕種地主的土地，他們總的勞動量被地主無代價的榨取了大部份，雇農替地主做工，他們所得的工錢在他們的工值以下——稱這被榨取去了的工值為「農業剩餘價值」也求嘗不可——不能維持他們一家人的生活。

農業勞動工具為地主所操縱，貧農及小農多有不能購置完備的，於是有一種「純佃制」，就是一切的農具由地主供給，佃農付佃時要另外付以相當的「酬租」。

富農有時也以利貸資本及出租農具牲畜來剝削小農及貧農，雖然他們的剝削程度不及地主豪紳，但他們同小農貧農的利益不能完全一致，這是可以斷言的。

當荒年的時候，農民要求地主減租，地主高興時，發一點慈悲心，減少百分之九，或者允許延期付租；否則他們會聯合戰線，實行「起佃」，抽取他們的後備人馬承佃

，使許多佃農失業。

小地主在工作方面壓迫農民與大地主一樣，甚至更利害，大地主有時強迫農民替他們做許多無償工作——如挑水推車，剷地，叫做「徭役」，小地主每年自己實行嚴厲的監工，農民得不到休息的時間。

鄉間的水利大部分為地主所操縱，農民耕田往往自己沒有水，要付錢買水，甚至農民要從地主的田裏「過水」也非常困難，所以到了旱年，農民種的禾先行枯死，年來為了爭水利的原故，釀成許多大大小小的鬥爭。

農村要防制水災必須費了很大的工程去築堤建閘，但是出力的只是農民，地主豪紳在那裏袖手指揮，農民為了他們大部份的利益去耗費許多的勞動，結果得不到半個大錢，有時地主豪紳拿出公費來發給出力的農人，但「羊毛出自羊身上」，不過是把農民自己的錢發還農人罷了。

地主豪紳有時以公益為名來榨取農民的金錢，最顯明的就是組織「民團」「團防」，這些組織表面上是保護全村全鄉的利益，實際上變成了榨取壓迫農民的唯一暴力機關——造成許多團閘。農民每年的所納的苛捐雜稅比納

賦稅還要多，——自然地主也要納捐納稅，但他們所出的錢完全要轉嫁到農民身上。地主豪紳有了這種暴力機關，就可以直接的壓迫農民，農民如果短租欠債，馬上可以捉去受刑坐監。地主彼此如果利益衝突起來，他們就率領農民替他們出力犧牲，農民變成了他們的傀儡戰士。

地主豪紳一方面直接的壓迫農民，一方面還要間接的壓迫農民，因為地主豪紳同軍閥官僚及一切政治界的人聯絡的，農民短租欠債，地主只要送到官廳比前清父親送逆子還要靈，官廳遺出去的「糧差」對地主豪紳百般逢迎，有時地主漏糧賦稅，糧差必竭力掩飾，可是他們對農民便不同了，農民無論在豐年荒年都不能短少一個糧錢，所以這批糧差，直接是官僚的走狗，間接是地主豪紳的走狗。

近年有許多企業家的資本侵入農業經濟，有許多商人把河流溪沼的水利當做他們的營業對象，他們大規模的承佃大地主的田地，依仗他們雄厚的農業資本勢力壓倒許多佃戶，在這種企業的農業勢力最大的地方，雇農的人口只有迅速地增加。從前在荒年的時候，農村中本來有一種「義倉賑餓」的辦法，但是現在，地主豪紳把這種義倉取

消了，甚至掠為私有了，農民一到了荒年，只有挨餓，餓得無法時，不得不起來暴動，實行搶糧。

當農村的經濟破壞，農民的生活苦痛到了極點的時候，農村的社會關係醞釀着許多的矛盾性，劇烈的階級鬥爭於是開始，一方面地主豪紳階級聯合軍閥官僚及城市資本家企業家拚命的向農民進攻，他方面農民也在那裏表示反抗，雖然農民的階級意識很薄弱，只能零碎的反抗地主豪紳，但他們現在已在我黨領導之下舉行大規模的階級暴動了，他們以激烈的手段殲滅他們的敵人——地主豪紳，焚燬契約，沒收土地，他們的階級意識將隨着每一次的暴動提高來，農村的階級鬥爭將從此加緊，最後造成全國的總暴動，使地主階級的統治勢力根本崩毀。

(五) 中國的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本來是由封建階級地主階級轉移過來的。自從資本主義的勢力伸展到中國以後，一般地主將從農民身上剝削得來的剩餘利益投入城市的工業商業以及金融事業，他們一方面去剝削工業勞動者，一方面又要向農民榨取，因此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多半兼為地主階

級——中國很少純粹的工業資本家。

這是很顯明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利益彼此一致，民族資產階級必須聯合地主階級向農民剝削，才能穩固他們的統治勢力，同時地主階級又必須利用資產階級來壓迫農民，在這樣巨大的聯合戰線之下，農民自然變成他們共同宰割的牛馬。

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軍閥的剝削，他們便不得不聯合地主階級，將他們所受的損失，轉嫁到農民身上，譬如軍閥征收苛捐雜稅，資產階級把商品的價格提高，以低廉的價格去購買原料，這些虧耗都沒有歸到地主階級，吃虧的只有農民，並且地主階級可以在這時候做一點壟斷投機的事業來增進他們的利益。自從舊式的農村家庭工業破壞以後，城市資產階級又以新的方式來剝削農民；他們將許多手工品色給農民去做——如編毛巾，織洋襪，製錫箔，繡花，製花邊……等。農民領取了他們的原料後，辛苦的工作不息，他們所得的工錢，非常低微，他們被資本家榨取去的剩餘價值比工廠工人受資本家的剝削還要利害。農民一面要受地主豪紳的剝削，一面又要受城市資

本家的剝削。

在都會城市的附近，資產階級拚命的購置土地，造房屋，建工廠，設商店，或者在鄉野間開採鑛山，都可以影響到地價的高漲。近年，城市附近的土地多半流入資本家手中——尤其是在上海漢口天津諸地，許多農民出賣他們的土地以後，大部份變成城市的工人，所以資產階級完全靠農村的經濟破壞和地主階級極力壓迫農民，才能發展他們的產業，否則他們找不着許多勞動者，更沒有許多工業的勞動後備軍。

地主階級除了直接剝削農民以外，他們還有支配壟斷市場的權力，在收穫的時期，農民很早的把他們的剩餘農產物出賣，而地主則可以把許多剩餘的農產物屯積起來，到了青黃不接市場缺少原料的時候，他們再把他們的屯積物拿來出賣，結果他們得到了投機利益，而用他們的原料製造出來的商品的價格也高漲起來。

自從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叛變以後，他們把政權拿在自己的手裏，但他們的階級力量非常薄弱，同時他們內部衝突得很利害，他們始終不能夠穩定他們的統治勢力，因

此他們遂不得不將反革命的領導權，讓渡到豪紳地主手裏，結果地主豪紳的勢力更擴大更猖獗起來。

可是，地主豪紳雖然拿到了統治權，但他們亦無力去消除他們各方面的危機，最重要就是各地的農民不斷地起來暴動，地主豪紳恐慌起來了，他們對付農民只有兩種辦法：加緊白色恐怖以暴力去壓迫農民，與改良的手段去軟化欺騙農民。

地主豪紳在現在決不會採用改良政策，因為他們階級利益的代表——反動的政府的勢力完全建築在地主豪紳剝削農民的關係上，反動的政府一切的財政用度，都要靠他們去剝削農民的利益來供給，而且有許多軍閥官僚政客自

即是

蔣介石從前說：「反對我即是反革命」；南京特委會也說：「反對特委會即是反革命」；最近蔣介石對南京軍校學生說：「反對校長即是反對國民政府，亦即是反對國

寸

鐵

身就是地主階級，自然不願意實行這種改良的政策。所以反動的政府過去用改良的口號——減租減息去欺騙農民，在現在他們竟一聲不響了。反動的政府既然放棄改良政策，自然是暗示地主豪紳階級去加緊的壓迫榨取農民，因此白色恐怖的屠殺政策與種種慘無人道苛虐舉動，於是開始。

民族資產階級地主豪紳階級與他們的代表——軍閥官僚，像鐵鍊一般聯成一條聯合戰線，可是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的鞏固結合將搥碎他們的鐵鍊，農民的鐮刀和工人的斧頭將毀壞他們所賴以生存的舊社會關係，使白色的統治勢力根本解體。

（未完）

民黨。」反對國民黨想必也即是反革命，反革命想必即是該殺頭。古有「必須有」（今通訛作莫須有，惟宰輔編年錄作必須有）三字獄，今有「即是」二字獄。

（撤翁）

忠實同志乎叛逆乎？

唐生智同志，何健同志，劉玉春同志，楊森同志，葉開鑫同志，這班反共的忠實同志，親親密密的喊得沒有好久，都一個一個的變為唐逆何逆楊逆葉逆了。究竟誰是忠實同志，誰是叛逆。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永世也弄不清楚，世界上的政黨，只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有這種怪現象。

是誰從中播弄呢？

（撒翁）

一月八日申報載長沙通信說：「蔣氏最近所派代表廖軼羣……，攜有蔣介石致湘省各將領手書，……并表示解決湘局辦法：（一）湖南省政局主席准由湘將領推舉，呈由中央任命；（二）不派軍隊入湘；（三）湘省內軍隊准擴充為四軍；（四）軍餉設法接濟，并允即日先撥十萬元，交湘代表王大楨帶回。……李品仙等又接事代表孟張來電，表示蔣介石對於湘事之善意，現又派朱一鳴宋鶴庚何雪竹三人為代表，即日來湘，代表一切，并攜有軍費五十萬，接濟湘軍。……」可是程白兩部已打進湖南，并且發電南京說：「唐部餘孽，……不意北方軍閥，從中播弄，

接濟該逆等鉅款，竟許編成六軍之多，……」這件事不但表露國民黨軍政統一的新氣象，而且還不知道從中播弄的究竟是誰！

國民黨還敢欺騙民衆嗎？

（撒翁）

自去年四月十二以來，國民黨所屠殺的工農，該有多少！各省公然發出「停止一切民衆運動」的命令。抑制農工，停止民衆運動，正是此次全會中所謂「肅清共產黨的理論方法重建國民黨的理論方法」之主要內容。繆斌且提議嚴禁罷工減租加薪減時，說這是偷情的舉動，似此資本家有時願意開恩加點薪，減點時，地主願意開恩減點租，黨國先生也要出來嚴禁的；所以研究系的時事新報誇獎道：「如蔣中正褚民誼繆斌等之提案，試取其文讀之，果何人不為之感動流涕，思所以自効哉」。然而于右任還厚着老臉說：「外間有停止民衆運動之謠，係敵方捏造」；何香凝還哭喪着臉提議：「切實扶助農工」；哈，你們現在還想欺騙誰？

達爾文和馬克思同時倒霉

（撒翁）

好聰明的褚民誼，他知道國民黨不要革命了，所以提

議國民黨的組織，應該照基督教青年會的辦法，再加上一個美育部便行了。最有趣的是他在設立德育部的說明中，無端狗血噴頭的將達爾文學說大罵一頓。對了，只有宗教家及唯心派的學說，向來是反革命者的利器；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得勢，達爾文當然也要和馬克思同時倒霉。

運動民衆與民衆運動

(撒翁)

國民黨爲什麼停止民衆運動，現在由蔡元培老老實實的宣布出來了。蔡在南京省市政府招待席上說：「在前向敵人進攻時，當然須運動民衆助我革命。……」(撒翁)

國民黨的理論與方法

此次國民黨全會主要的精神是什麼？就是所謂「肅清共產黨的理論方法，重建國民黨的理論方法」。國民黨的理論與方法是什麼？就是：以資本帝國主義的各國爲模楷爲交友，而反對社會主義的蘇俄；同意研究系的和平建設及賢人政治的保育政策，而屠殺主張民衆暴動民衆政權的共產黨；在民族利益國民經濟的名義之下保護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財產，而向工農民衆進攻，停止其運動，

解散其組織。這就是正式拋棄孫中山晚年三大政策的假面具，而回到原來純資本主義的三民主義。所謂「肅清共產黨的理論方法」，就是肅清改組後的國民黨之革命性；所謂「重建國民黨的理論方法」，就是恢復以前不革命及反革命的政策之正式確定。

誰是中國的國民革命者？

(撒翁)

中國真正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國內上層階級有力者，還是軍閥，地主，官僚買辦的資本家；汪精衛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還是屈服在上層階級勢力之下；戴季陶願孟餘甘乃光所夢想的民族資產階級，還在搖籃裏，並且終於在搖籃裏；此所以汪精衛弄得進退失據；此所以戴季陶只得煩悶頹廢；此所以蔣介石李濟探得了勝利。蔣李勝利了，中國反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國民革命可是失敗了。此所以現在願意而且能夠繼續完成這個革命的，只有工農階級。

無賴與有賴

(撒翁)

現在有一位中美合璧的正人君子，罵盧騷是無賴漢，恭維耶蘇是正人君子。其實盧騷耶蘇都始終是無賴漢；

假使耶穌對於猶太人君子所指斥的罪惡，能夠翻然改過遷善，何至釘死在十字架？無賴漢是世界創造者，正人君子是世界創造之障礙物，或破壞者；所以無賴漢一旦為有賴而變為正人君子，其人便不足觀也矣。丹敦，羅蘭夫人，米勒蘭，當初本是無賴漢，其後都為有賴而變為正人君子。中國的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戴季陶輩，當初在保皇黨看來，何嘗不是無賴漢，可惜後來都為有賴而努力要做正人君子了。

「黨人可殺」

（撒翁）

二十年來做國民黨死敵的研究系，助袁世凱誅鋤國民黨，助段祺瑞壓迫國民黨，助陳炯明反對國民黨，盛稱直

我們的死者

追悼我們的戰士

憤生

——黃五一等三十餘同志

自國民黨公開反動以至現在，湖北工農及共產黨員在白色恐怖之下，為革命而犧牲的，不下數千人。新軍閥

系的兩次戰功八省地盤，北伐軍出發時，猶在他們的時事新報上反對國民革命，反對青天白日旗。為孫聯帥捏報勝戰。一旦北伐軍佔領了上海，時事新報馬上改變態度，裝出黨人的口氣，也稱呼先總理，也痛罵奉直軍閥。乃日久玩生，復萌故態，漸漸埋怨道：「民衆（研究系）謀與黨接近，乃造「投機」之名辭以却掃之，……冒國民黨招牌之共產黨固可誅，而冒國民黨招牌之「黨人」，其罪亦可殺矣。」然而他們還很膽怯，一露「黨人可殺」的論調，馬上便抬出繆委員來做護符。嗚呼研究系，可恥亦可憐矣！

（撒翁）

胡宗鐸到武漢，特別加緊的屠殺，他的手段比任何軍閥都要毒辣，曾一次槍斃徐蘊達等十四個剪髮的女學生，槍斃時百般侮辱慘不忍言。這次湘鄂戰爭接觸以後胡屠戶（武漢市民所稱呼的）深恐武漢工人暴動，故實行屠殺政策

，以資鎮壓。一月二十日，武漢三鎮同時槍斃工農領袖三十餘人。其中有漢口車夫八人，印刷工人五人，黃安農民三人，我們最勇敢的黃五一同志（即更名之李寶堂），也就在這大屠殺之下犧牲了！

五一同志爲湖南人，年廿七歲，曾留學法國，家庭爲小資產階級，在民國十一年時在湖南加入共產黨決然脫離家庭，往安源作工人運動。後在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主編青年工人，至十五年夏來武漢工作，爲全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擔任漢陽兵工廠工會祕書長，國民黨反動之後，又當選共產黨湖北省委員，並任省總工會祕書長，因參加漢口車夫工會代表大會被捕而遭慘殺。五一同志，他一生是艱苦奮鬥，在安源武漢，均能得一般工人——尤其是漢陽工人的信仰。他在臨死的時候，沿途向羣衆兵士演講，大呼口號。自五一同志死耗傳出後，武漢工人，多爲之哭泣不止。

與五一同志同時犧牲者有侯步升（泰安工會之委員長、紡總常委）、馮良翼（申新工會委員長、紡總常委）、段良材（棉華工會委員長）、馬瑞亭（震寰工會執行委員）、李協臣（

漢口車夫領袖）林子良（武昌洪山農民領袖）、程懷容（五區農協委員長）、秦曉芬等均係湖北工農重要領袖。

此外尚有共產黨湖北省委員夏桂林（通山農協委員長）、余尙斌（粵漢路工人領袖）、王小妹（震寰紗廠女工唯一領袖）、漢口車夫領袖馬得勝（進攻友益街佔領總工會時被捕）等同志及黃安農民領袖亦先後均遭胡屠戶之手。

現在湖北工人農民，還在白色恐怖之下，很痛心的，很悲傷的哭他們的領袖，這些領袖的遺像，也深深地印入湖北工人農民的腦子當中，永久不會磨滅的。湖北的工人農人不但是哭他們的領袖，並且是一步一步的踏着死者的血，勇敢前進，要殺盡一切工賊豪紳資產階級，爲他們的領袖報仇呵！

同志們！哭泣是無益的，是羞恥的！我們記念死者只有依着死者的精神一樣的前進呵！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

我們的死者——黃憶農 日生

黃憶農同志，他是一個最有血氣的青年，對於他以前的經歷我不能澈底的知道；自從他到我們地方來之後以及

直到被軍閥殺死的時期裏，對於他的歷史很明白。

他是我們青年團的指導員，他在十二月八日下午三時到我住的地方來，他向我說：我要化裝到沙上去做農民工作了，但是沒有認識的人，很困難，那時我們黨裏有一個同志姓施的，方才回到家去，他家是住在沙上的，於是寫了一封信給黃憶農，叫他到沙上去找他，他拿了信就回到會議場去開會，那知在夜間十一時，他從會議處回到他住的地方，他看見如狼似虎的三五成羣的兵，在他住的地方的週圍伏着，他因為摸不着頭腦慌了，就向樓上趕緊跑步跑去，於是那許多強盜兵，懷疑了，跟在他的背後，上樓一抄，在被窩中抄出了文件以及宣傳品，而被軍閥拘去了。

過了二十幾天的牢獄生活，終究不屈伏於軍閥鐵蹄之下而遭殘酷的軍閥鎗斃。

呵黃憶農同志，你是譬如一隻縫衣的針，我們是一條線，你引導了線要穿過黑幕沉沉的布，但是你方才引過了一些，終究被抵針把你折斷了，使我們停留在布的中間，但是，針，世界上有多少針，數不清；工廠裏還在天天製造呢，抵針憑你怎樣的堅實，終究折斷不盡世界上的針啊

黃憶農同志呵！我哭了，我並不是哭你遭殺，我是哭我們青年的不幸，失去了領導者，但是我又很歡喜，因為世界上的針折斷不盡的啊，在自然的原則上，「多一分壓力，反抗強一分」。黃憶農同志你的笑容可掬的形狀，歷歷在目，我們永遠不能忘你。但是你已是死了，死者已矣，我們以後唯有踏着血花濺滿的白色帝國主義與列強的走狗——國民黨，叛反民衆的黨進攻，不達目的，誓不干休，死而有知，也要含笑九泉，祝我們早日成功。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七日

海陸豐蘇維埃

出版

海陸豐蘇維埃是中國工農革命的燈塔，要知道這一燈塔的內容，請看這一本小冊子。